

炊事班那点事

文
青
竹

往事难忘

1972 年,黑龙江水泛滥,使我插队的生产队和原本隔着一条江的前苏联边境地区连成一片,说句玩笑话,当时从队里可以坐船直接出境。大水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为了防止洪水再次肆虐,公社党委决定在黑龙江上修一条大坝。下半年,公社在各生产大队调兵遣将,征调物质,九十月份我们第一批人员上了大坝,我被任命为女子民兵连的司务长(其实就是炊事班一个管账的)。我们这个炊事班一共五人,来自四个生产大队,分别是我、美玲、宝珍、丽萍和琳。我们原先大多互不相识,但却一见如故。当时工作量很大,五个女孩子要管一百多号人吃饭,还要种菜喂猪挑水劈柴……大家却毫无怨言,相互配合得很好。

猛张飞挑水

刚修大坝时,是秋末初冬时节,工地在红卫大队。姑娘们暂时还未适应繁重的工作,有些力不从心,上级体谅我们,从红卫大队派来了一个专事挑水的上海男知青,姓范。此人长得像个猛张飞,皮肤黝黑,浓眉圆眼,茂密的络腮胡子,很少言语,看人眼睛直瞪瞪的。看到这么个人,小伙伴们有点吓丝丝,心理上就产生了一点点距离。

那天水缸快要见底了,我们也不好意思叫他,正准备自己去挑时,只见猛张飞挑着满满一担水,迈着有弹性的步伐来了。他倒水功夫了得,来到水缸边,也不放下扁担,左右两手分别拿着水桶,将水“哗哗”往缸里倒,简直是男神降临!伙房里,姑娘们一片雀跃,猛张飞带着被人需要的满足神情一阵风似地又挑水去了。

这位挑水专业户的特点就是“水缸见底才挑水”,时间长了,我们习惯了他的工作方式,大胆放心地用水,他也知道食堂用水的重要性,保证我们有水用。有一次,天下着大雪,缸里的水就要用完了,这时,门推开了,是他挑着水来了,我们对他说,水够用了,明天再挑吧,他不吭声,倒完水,挑着水桶,转身就往门外走,望着他消失在大雪中的背影,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从心底升腾,这大概就是感动吧。

小范,这些年你在哪里?如今你可安好?

教俄语

一天,我和聪明又调皮的宝珍姑娘乘空隙时间想劈点柴火,我们先把又大又粗的木头搁到木架子上,然后用锯子将其按一定比例截断,再将截断的木头用斧子劈开,最后将柴火整整齐齐地码好。

远远看见有一个前卫大队的姑娘向我们走来,宝珍认识她,就叫她过来,和我使了个眼色,然后严肃地告诉她:“接上级重要通知,为了反修防修的战备需要,民兵连每个战士都要学俄语,我俩都懂俄语,现在就教你。”我听宝珍这一番言语,当时就笑出了声,还好,小姑娘没察觉有什么异样,很认真地点了点头。教俄语正式开始,宝珍指着地上堆积的柴火怪声怪调地说“劈柴火”俄语叫作“劈了就开”,又说食堂每天都有供应的“鱼”俄语叫作“水里游”,女孩认真地跟着“老师”学,不断重复发音。教了两个单词后,宝珍已经笑得不行,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听到的姚慕双周柏春的滑稽段子“学英语”中有一个单词的发音很好玩,于是也阴阳怪气地说教她一个“橘子”的俄语发音,因为这个段子太有名了,是我们这代人的共同记忆,所以宝珍和我约而同地说“剥了皮吐了核吃”……看着女孩学俄语那认真劲,我俩笑翻了。

夜半惊魂

一天,轮到我和美玲值早班,我俩三点钟起床,提着马灯直奔伙房。夜深人静之时,突然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声音越来越响,且离我们越来越近,我和美玲大气不敢出,看,害怕,不看,更害怕。最后,美玲决定开门探个究竟。说时迟那时快,美玲猛地拉开门,灯光照着一张人脸,啊,是他,男子民兵连的蔡某某。蔡满脸紧张,撂下手里抱着的一大捧柴火,飞一样地离开了,我和美玲惊恐的尖叫声在静谧的夜空中传得很远很远。这位蔡姓朋友本意是想学雷锋的,把我们来不及堆好的柴火码齐,结果好事未做成,把双方都吓着了。

第二天,蔡某就请病假了,我们挺过意不去的,特地做了病号饭送去,病号饭里饱含着道歉和感谢。

青葱岁月

1969 年 2 月,年仅 16 岁的我被统一分配到上海县新泾公社程桥大队张泾生产队插队落户。要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那么我在这广阔的天地中,还做过四年的“土电工”。

1971 年下半年,队里要我兼做“土电工”这门“技术活”。对我们这批 1968 届初中生来讲,实际只读了一年的初中课程,还未接触物理课,对“电”的知识是一片空白。叫我当“土电工”,真是零起点。

实际上,电工并没有“洋”和“土”的本质区别,只是因没有正规的关于“电”的理论知识、没有正规的“操作证”,仅在生产队里“务农兼弄电”且施工工具比较简陋而称为“土电工”罢了。在公社举办的土电工培训班上,我如海绵吸水般听、记,回家再复习发给的《电工手册》等资料;向有电气知识的大队电工和一些有操作经验的“过来人”请教……不久,我懂得了什么是 220 伏和 380 伏电压、懂得了农村动力电和照明电

我当“土电工”

的区别,懂得了电动机有顺转和倒转之分,懂得了农用机械的基本原理和安装操作方法,懂得了入户电表和家庭电路原理,学会了接线技能以及故障原因的查找、维修方法等等,并且在实践中边操作边思考边提高。当然,我也不慎尝过触电的“滋味”。

当年生产队的经济比较薄弱,所以队里强调要节约开支。本着艰苦奋斗的精神,我想方设法少花钱办成事。队里的农机器具坏了我动手检查,能买来零件自己动手修复的就不外送修;能到厂家修的碘钨灯管就骑着自行车送到厂里修复而不买新的;从废品站淘来铁管子到大队修配站加工焊接能用“土办法”伸缩拔高方便又实用的小太阳(碘钨灯)三脚架子,便于田头开夜工照明用。为社员家中装电表装电灯也是同样,尽最大可能减少损耗和浪费。我先后为二十多户社员家中安装电表(当年供电局对一个生产队只安装一个大电表,各家各户的

小电表都由自家买、队里装)或电灯;为社员家中修个开关换个灯头更是随叫随到。我还曾“发明”将一只废旧倒顺开关改装后用来“三个开关控制一只灯”。

当年供电部门除了给生产队(村宅)安装到一只大电表外,后面的线路设施不管是室外室内的,全由队里负责安装维护。由于年久时长,电杆歪斜欲坠的、电线老化陈旧的状况不断出现,必须翻新整修。大队决定集中各队的土电工进行整修会战。1973 年的 6 月下旬,由大队电工牵头,带领各小队土电工集中力量一个队一个队地打“歼灭战”。10 来名土电工集中开工、协同配合,竖电杆、放线、紧线、固线,更新配电间设施,优化入户线路等等,经一个月的通力合作将各生产队的室外线路全部整修了一遍。虽然夏天酷暑在电杆上竹梯上攀上爬下弄得满身是汗、工作服上盐渍斑斑,大家看到集体的力量消除了电路隐患,心里都是乐滋滋的。 顾仲源



知青生活(资料图片)

蓦然回首

1968 年夏天,在经历轰轰烈烈“停课闹革命”后,我接到“中学入学通知书”。就就近读图们中学。那时,长白地区还是非常“乡下”的地方。从军工路拐上控江路,左边是杨浦铁路站,野草疯长,一条铁路横亘在道口,右边是长白大队的菜田,大粪浇地。等着隆隆的火车开过,穿过铁路道口,沿图们路一直走,就到了图们中学。

我第一天去报到就遇到了很伤心的事。班主任刘老师是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的青年女教师。她先自我介绍,然后发下学生登记表让同学当场填写。我填好表走到讲台前交给刘老师,刘老师一手接过我交给她的登记表,另一手翻阅讲台上的查资料,翻到一张写有我名字的材料抽了出来,那材料上的字迅速映入我的眼帘,“证明,学生某某某的父亲某某某经审查系漏网地主……”我一下有如五雷轰顶,我填表时“家庭出身”写的是“教师”,这会儿父亲因家庭出身,还在单位隔离审查,这里怎么就出结论了呢?我好像撒谎被人逮住,羞愧地退到座位上。那“证明”上的字迹我

一眼认出,是小学某个老师的,她丈夫是父亲教研室的同事。

我相信父亲没有问题。我老家在浙江宁海,那里居住着一支葛洪的后裔,耕读人家。祖父脚不好,守着家里的三亩薄地,开了间杂货铺,却把三个儿子送到学堂读书。土改时,村里人觉得这家人都在外谋生,家里一定有钱,划定地主成分可分浮财,那时我祖父、大伯都已去世,于是这顶地主的帽子便落在了二伯头上。土改后,老家又分进了四亩地,共有七亩地。

刘老师并没有为难我。她只字不提。我那敏感的心稍稍放了下来。但自此背上思想包袱,在班上属于基本上不说话的人。

图们中学只有一幢五层的教学楼和一个操场。“文革”后,从 69 届学生开始全部就近入读,居住在附近长白新村、中农新村、广远新村、小洋浜的学生集中入读图们中学,光我们这届就编了 15 个班。学校教室不够用,我们只能每天上半天课,上课分单、双班,上下午不同时段交错上课。课程有政治、工业基础、农业基础、外语。政治课是学生的主课,大多是校

长在广播室里通过教室的喇叭向坐在座位上的学生宣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中央文件及召开学校大会,通常广播一停,我们立即奔到操场上集合,一支队伍就冲出了校门,顺着安图路走到安图中学门口与安图中学的队伍汇合,游行队伍更壮大了,浩浩荡荡,沿着隆昌路走到杨浦体育场,红旗猎猎,口号声声,展示了我们的革命意志后,队伍拐入周家嘴路往回走,半天的课就这样结束了。

1969 年初夏的一天,父亲突然出现在家门口的楼梯上,他终于“解放”回家了。我欣喜若狂,吃过午饭便去菜场排队买肉,一直等到四时开秤,营业员说,今天没有肉,只有一个猪头,我说,猪头也要。我拎着猪头回家,走过铁路,一个路人看着猪头说:呦,噱度只猪头。我忙不迭地对人家说,“我爸爸解放了”。那天空真蓝,阳光正好。 葛申申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母,关心父母的父母